

第一章 概况

一 地理环境和物产

普米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兄弟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边疆地区，约当北纬 $24^{\circ}4'$ — $27^{\circ}6'$ 、东经 $98^{\circ}6'$ — $100^{\circ}8'$ ，属横断山脉纵谷区中部山原地带。金沙江和澜沧江由北向南贯穿全境，形成高山峡谷、小块盆地交叉相间的地形。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多南北走向。著名大山为云岭分支的老君山、玉龙雪山、雪邦山、玉坪山、牦牛山、大药山、光茅山、竹山、狮子山等。境内雪山群峰峥嵘、气势磅礴、巍峨雄壮。最高山峰海拔5 596米，最低河谷三江口海拔为1 200米。纵谷之间山河交错，形成帚状形分布，其中较大的有冲江河、巨甸河、白角河、开基河、腊普河、五郎河、程河，分别汇归金沙江；泚江河、通甸河、永春河、基独河等，则注入澜沧江。此外，还有著名的高原湖泊泸沽湖、程海、玉湖等，江河湖泊水利资源充足，亟待开发。

普米族地区属温带季风气候，山区属中温带半湿润气候。雨量充沛，土质肥沃，适宜于作物生长。由于地形复杂，各地气候差异变化很大，一般江边河谷地区较为炎热，半山区丘陵地凉爽，高山终年积雪，气候严寒，具有立体气候特征。年平均温度宁蒗为 12.7°C 上下，丽江为 12.6°C ，兰坪为 11.3°C ，维西为 18.3°C 。一月最冷，最低气温达零下 15°C 。最热为6至7月，气温高达 33°C 。年降雨量900毫米—1 000毫米，夏秋多雨，其中

80%的降雨量集中在6至9月间，这时为雨季，其余为干季。因受老君山、玉龙雪山、大牦牛山地形的影响，常有冰雹、霜冻。兰坪县霜期长达131天至165天，宁蒗县为270天。日照时数兰坪为1 979小时，宁蒗为2 304小时，丽江为2 500小时。土壤有红壤、棕壤、棕色针叶林土、水稻土、沼泽土、冲积土等，适于种植玉米、大麦、青稞、马铃薯、荞子、燕麦、稗子等耐寒作物，部分温湿地区也能种水稻、棉花、甘蔗等作物。森林资源丰富，覆盖面积达50—70%，为云南重要林区之一。主要有云南松、云冷杉林、青杠栗、麻栗等优质林木，并有香樟、漆树、花椒、核桃、桃、梨、黄果等经济林木。崇山峻岭也是虎、豹、熊、野牛、毫猪、马鹿、麂子、白猴等珍禽异兽的乐园。出产麝香、鹿茸、熊胆、茯苓、虫草、贝母、当归、大黄等名贵药材。高山草场宜于放牧，畜产以羊、马驰名。地下资源也很丰富，主要有煤、锑砂、石棉、水银、铜、铅、金、银、铁矿等，已开采的有金顶铅锌矿、喇井盐矿、永胜白银厂、米厘铜厂；金沙江畔的淘金业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总之，普米族地区山川壮丽、物产丰饶，普米族和当地各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广阔而美好的前景。

二 人口分布

普米族是1960年经过民族识别后由国务院正式确认的一个少数民族，共有24 000多人，集中居住于滇西北。其中，16 000余人居住在宁蒗彝族自治县和兰坪县，其余分布在丽江、永胜、维西、云县、凤庆、中甸等地。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宁蒗普米族7 338人，主要分布在翠依、永宁、拉伯、跑马坪、红桥、西川、宁利、战河及大兴镇等地。兰坪有9 482人，主要分布在通甸、河西、金顶、喇井、石登、营盘及春龙镇等地。丽江有4 351

人，主要分布在鲁甸、石鼓、鸣音、宝山、石头、九河、太安、奉科、红岩、大研镇等地。维西县有1 178人，主要分布在攀天阁区皆菊乡、永春区兰永、拖枝等地。永胜有752人，分布在团街区和松坪区。云南南部云县境内有668人。风庆县境内有50余人。此外，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盐源等县，也有普米族分布。大分散、小聚居，是普米族人口分布的一个特点。在同一区域，普米与彝、藏等族分居山区，坝区的居民则多是纳西、白、汉等民族。相互交错杂居对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 语言文字

普米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尽管居住分散、相距较远，但各地的方言区别不大，可以互相通话，这说明该族在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聚族而居、繁盛发展的时期。据学者调查，其本语音中，有单辅音声母43个，分双唇、唇齿、舌尖前、舌尖中、翘舌、舌叶、舌面、舌根及小舌等9个发音部位，其中又有清浊之分。复辅声母有22个，分为甲乙两类，由双唇音P、Ph、b、m与擦音z、ʃ结合而成，其特点是塞音和鼻音在前。其词汇丰富，分类较细，其中多音节词占多数，而且复合词多，单纯词少，具体的名词多，抽象的名词少。普米语分为南北两个方言，方言之间差别较大，通话困难，在一个方言区内在词汇和语音上也有差别^①。普米语与藏、彝等族的语言有较大差别。据调查，兰坪、宁蒗的普米语与中甸藏语比较，在801个词汇中，全同的只6个词，仅占0.7%；相近的99个词，占12.3%；完全不同的696个词，占87%。而且，在相近的词汇中也未发现明显

陆绍尊：《普米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8月版）。

的对应规律。在语法方面，普米语也有其独特的语法规律，如语言的形态变化较多，特别是动词多用变换词头表示语法的变化，而藏语则多用附加成份和助词来表示。这些情况说明，普米语确是一种独立的语言^①。

尽管有自己的语言，普米族又是一个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在与周围各族长期的交往中友好相处，养成了兼通三四种民族语言的本领。男子们普遍兼通相邻的汉、彝或白、纳西、藏等族的语言，这不仅丰富了普米族语言的内容，而且对于加强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联系到普米族称汉族为“夏米”（即“夏人”），说明他们在遥远的古代就与汉族的人民发生过交往，其祖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早期就作出过可贵的贡献。

过去认为普米族没有文字。在1980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普米族为建筑纯木结构的木垒房子，普遍使用一种刻划符号^②。这是文字的前身。宁蒍和木里的普米族曾用过简单的图画文字，字数虽少，已堪称萌芽状态的原始文字。他们又曾用藏文字母来拼记普米语，用以记载本民族的历史传说、诗歌故事，但更多的是巫师——“韩规”用以记载各类原始宗教经典。皈依喇嘛教的僧侣则直接学习和使用藏文。近代，在学校教育和日常行文中，已普遍习用汉文。

普米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曾对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缔造作过应有的贡献。但关于他们的具体历史进程，即普米族如何由漫长的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又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等等情况，由于本民族没有成文史，也缺乏系统的口碑传说，就是在汉文典籍中，有关普米的记载也十分寥寥，难以说明该族社会历

参见1954年《兰坪、宁蒍西番族情况调查》报告。

^②参见严汝娴：《普米族的刻划符号》，载《考古》1982年第3期。

史发展的面貌。因此，普米族史的编写就成为一项艰巨工作。为了探求其历史发展的线索，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力图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残存于历史、民族、语言、考古、民俗等多学科的领域里摄取原料，并努力在去伪存真中窥探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为了弥补史籍资料缺乏的问题，笔者曾多次对该族的社会历史进行实地调查。正是根据民族学的活史料作为基础，并与历史文献和有关学科的资料相结合，初步写出了这本普米族简史。但许多问题还有待今后深入调查研究，使之日臻完善。

第二章 族称与族源

一 族 称

普米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它的族称则是一个迄今尚未探索过的很有学术价值的问题。透过它，有可能窥探该族的形成和发展，以至普米族与周围其他民族之间深远而密切的历史关系。

普米系民族的自称，但这一自称在不同地区的普米族中也有语音上的差异，如宁蒗县的自称“拍米”〔phei mi〕；永胜、丽江、兰坪等县的自称“平米”或“批米”〔phin mi〕^①。“米”意为人，“拍”、“平”、“批”是一音之转，都是“白”的意思，即普米的含义为“白人”。正是根据普米这一自称是本民族比较统一的名称，国务院才正式确定以普米作为其族名的。

周围民族对普米的称呼不一。汉族和白族称普米为“西番”，彝族称其为“窝朱”，藏族和纳西族支系摩梭人称其为“巴”，丽江纳西族称其为“博”，傈僳族称其为“流流帕”，壮族称其为“密而夥”，苗族称之为“阿曼如”等。

普米族没有自己的成文史。汉文典籍也找不到普米这个族称，而是以“西番”和“巴苴”来称呼他们。然而，“西番”的范围比普米更广，它包括几个族源相近、语言亦相近的自称单

^①曾有人译为“普日米”、“普英米”等。

摩梭人自称“纳日”，在川、滇之交的泸沽湖地区自古与普米族交错杂居。

位^①。普米仅是“西番”中人数最多的一支，解放前，除分布于滇西北地区外，四川木里、盐源、冕宁和九龙县的西番也自称“拍米”；此外，甘洛、越西两县的西番自称“尔苏”或“多虚”，“尔苏”古代曾自称“布”和“布尔日”；冕宁县的“西番”有少数自称“俄普”，木里县有少数自称“里汝”^②。另据调查，在冕宁县西的泸宁区、县南的森荣区，有自称“布拉明”〔balɑ⁻min〕或“布拉麦”〔balɑmr〕的西番。而纳西族则将九龙、冕宁、石棉诸县的西番称为“巴弄”〔balon〕^③。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西番中的“拍米”等自称单位，又把作为西番支系的“里汝”称为“布朗”。尽管西番的自称比较复杂，但也有两点显著的共同之处：一是自称的含义多为“白人”，二是自称的第一个音素多为唇音。

关于普米名称的由来，有其本民族知识分子胡文明作专文介绍说：

普米族何以自称“白人”（拍米）呢？这是因为普米族自古就有以白颜色为善的习俗……

普米族如此崇尚白颜色与普米族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信仰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普米族的图腾是“白额虎”……据此，在现实生活中，

参见孙宏开。《羌语支属问题初探》，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载《西南民族研究》。刘辉强：《尔苏语概况》，载《民族研究论文集》；《纳木依语概况》，载《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以上考察除明确原已知道的茂汶羌语、普米语、嘉戎语属羌语支外，还新发现了原被称为“西番”的尔苏等自称单位的语言也属羌语支，他们现今为藏族的一部分。

参见四川省民族志调查组：《四川“西番”识别调查》（1962年）。

^③参见陈宗祥、邓文峰：《〈白狼歌〉研究述评》，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

普米族人民视属虎之年为吉年，属虎之日为吉日。他们习惯以属虎之年或属虎之日出生的婴儿为贵，并有以此而宴请村邻和亲友的习惯。^①

即普米族自称“白人”是由于尚白，尚白又导源于以“白额虎”为图腾。这使我们想起潘光旦教授所著《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其中论述了我国的另一个少数民族土家族也是崇尚白虎，并由此探明土家族的族源是古代崇拜白虎的巴人^②。文中指出：“（湖北）麻城县境还有一座白额山；‘白额’指白额虎，也就是白虎了；有人说，白虎不是全白，只是额白而已。”那么，至今仍被称为“巴”的普米族的族源是否也与古代巴人有关呢？

《华阳国志·巴志》说，世称巴人为“白虎复夷”，又称“弭头虎子”。“复”和“弭”均读“必”音，普米族自称“拍米”或“批米”，土家族自称“比兹”；“拍”或“批”和“比”的发音与古代巴人的自称“必”的发音极为近似。则巴人、土家与普米不仅共同崇拜白虎，而且自称也相同。这说明：普米与土家一样，也是巴人的一支遗裔^④。他们之间语言等方面的差异，是由于分离时代已久和周围民族环境的不一致造成的。

普米族的另一个自称“布郎”（或“布拉明”），曾作为民族首领的名讳，又作为地名保留至今。明代《土官底簿》记载，永乐（1403—1424年）初，永宁土知府（西番人）率领“西番伙头”四人进京朝觐，其中一个伙头就名叫“布郎”，显系以族称为

普米族胡文明：《普米族名称的由来》，载《民族文化》1985年第2期。

土家族分布于湘、鄂、川、黔四省，是我国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1982年统计共283.25万人。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载《民族研究论文集》第三辑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1984年印。尔后有熊传新《湘西土家族出土文物与巴人的关系》作了补充，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④刘尧汉：《商、周巴人遗裔》（油印稿本，1975年）。

人名。当地沪沽湖北岸有一座山岗名为“布郎山”（或写成普兰山），原来的居民就是西番（拍米），十几代前才有彝族人迁入。

今贵州北部遵义地区，汉代曾有警县。《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云，此警县境有“不狼山，警水所出”^①。此警水和警县之“警”，也当是土家族自称“比”或普米族自称“批”的别译；警县的“不狼山”，当是普米族另一个自称“布郎”的别译。警（批、比）和不狼（布郎）相并出现绝非偶然，说明此地当曾有普米族或土家族的先民居留过。

西番一名，是至今仍在使用的对普米族以及其他几个自称单位的共同的汉称。在汉文典籍中，则是把西番视为一个整体，不加区别。因而我们研究普米族的历史，不能不在“西番”这一统称之下涉及具体的各个自称单位，换言之，为探明普米族的历史线索，必须对汉文记载的“西番”这一历史称谓进行必要的考察。

现代有关论述认为，西番一名始见于《宋史》^②。据我们查证，早在宋代之前六个世纪，即公元 3 世纪，晋初张华的《博物志》卷三《异兽》中，就已有西番的如下记载了：

蜀中南高山上，有弥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攮，伺道行妇女，辄盗入穴，俗呼为夜叉穴，西蕃^③部落辄畏之。

警县，《说文解字》说：“警，牂牁县，从邑敬声，读若警雉之警。”段玉裁注：“今贵州遵义府城西有警县故城，是也。”《后汉书·郡国志》注：“不狼山，警水所出。”《续汉书·地理志》注引《地道记》说同。《华阳国志》亦云：“不狼山，出警水，东入沅符县。”桑钦《水经注疏》说：“县有警水，出警邑西不狼山，东与温水合。”

^②参见《川西南藏族史初探》，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4期第96页。

^③此西番之“蕃”字有草字头，但后世多写作“番”，两者是相通的。

这则记载，只说蜀中南部高山上有巨猴，曾引起当地西蕃部落的恐惧，具体地望不详。五代时（公元907—959年）有《定西蕃》词牌名，作者牛峤，在王建镇蜀时，辟为判官，后升给事中，该词是他在蜀中直接或间接了解到西蕃情况后填写的，可知在蜀郡附近有西蕃族群活动^①。“西蕃”之名，早于宋代就已多次出现于汉文典籍中了。至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七剑南西道黎州条对前引《博物志》语作了具体补充说明：

蜀南沈黎高山中，有物似猴……西蕃部落辄畏之。

这条记载，指出了西蕃部落的地望在沈黎郡，即今大渡河南北两岸的甘洛县和汉源县。这正是历史上西蕃的主要聚居区之一。

据《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六姓蛮持两端，为南诏间候，有卑笼部落请讨之，潼因出兵袭击，俘（俘）五千人，南诏大惧，自是不敢犯边。”又据《经世大典·招捕总录》云南条下有“木龙蛮”。按“卑”、“木”均为唇音，或系译音异字，或系“拍米”分译。故疑唐之“卑笼部落”或即元之“木龙蛮”。即“卑笼”、“木龙”均系族称，似为“拍米”的音转，且其地望也在今木里一带。或说“木笼”系以地名——木里为族名^②。这一地区，至今仍有许多自称“拍米”的人（今为藏族）居住，在历史上也系普米族先民栖息之所。

唐代以来，西蕃之名也用以称吐蕃，或说吐蕃系西蕃的别

^① 《定西蕃》词全文为：“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呜咽，雪漫漫。”陆放翁云：定西蕃是塞下曲，是盛唐遗产。郑振铎云：定西蕃一词情调奇异。参见姜方炎编《词人评传》，成都古籍书店复印本，1984年8月版第30页。

参见傅于尧：《盐源木里二县民族社会历史考察纪略》，载《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

^③ 《元史·地理志》载：“邛部，蛮名普古笼。”或许与普米有关。

种^①，宋代《文献通考》则已分别记载“西蕃”与“吐蕃”的事迹^②。元初周致中《异域志》已将西蕃写成西番。又说，西番的另一种叫“阿丹”，其区域与罗罗同，而且与云南、四川之境相邻。“阿丹”之称，来源于普米族的古谚“觉吾布知丹”（后文将详加析说），此“丹”，又称“阿丹”，意为总根或源头。阿丹的地望正是四川的盐源、木里与云南宁蒗三县毗连的地区。

在永胜、华坪等地，西番人在明代已是一个很繁盛的民族。天启《滇志》卷三十载：“西番，永宁、北胜、蒗蕨凡在金沙江北者皆是。”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永宁府》说：“所辖四长官司多西番。”维西、兰坪等地的西番见于记载较晚，《维西见闻录》说：“巴苴，又名西番，……浪沧江（澜沧江）内有之。”丽江的西番，道光《云南通志》引《丽江府志》说：“西番，一名巴苴……。”清初，元、明时期的兰州（今兰坪）并入丽江府，故以上记载包括今兰坪县，当地的西番人数也较丽江县为多。

历史记载中西番名称的出现及其分布说明，元、明以后，普米族已在其今天的所在地区分布和繁衍了。文献记载中的西番，其所包括的成分除云南的普米族之外，其余的自称单位现已是藏族的组成部分。只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均被统称为西番，在对普

明景泰（公元1450—1456年）《云南图经志书》卷五《巨津州·风俗》说：“境内有古宗蛮，即西番之别种也。”（巨津州为今丽江县巨甸）清嘉庆（公元1796—1820年）余庆远《维西见闻录》：“古宗，即吐蕃旧民也。”隋唐以前，汉文史籍中未见吐蕃，因为古代史家的民族志知识是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而不断增进的。吐蕃王朝是7世纪开始形成的，前此，今西藏地区分为若干部落和地方政权，各自为政，与外界很少接触，因而汉族史家对它了解甚少。而接触西番则在前，两者习俗又有相似之处，因而将吐蕃也称为西番，后来才加以区分。现四川省内的西番，因文化相近，划入藏族，属藏族的组成部分。

② 《文献通考》第32卷《舆地考七·古梁州》。

米族称和族源的探索中不能不有所涉及。至于西番及文献记载中提及的其他称谓，因多系他称，或用字带侮辱性的偏旁，是应当批判和废除的。只是我们为编写普米族史，需要征引文献，不得不保持原貌，并非认为这些古籍上的提法是对的。

二 族的形成

探寻普米的族源，需要分两个层次来论述：其一，作为科学意义上的民族，普米族形成的时代和地区问题；其二，普米族远古渊源的历史追溯。

关于普米族的来源，无论口碑材料还是文献记载，都是其说不一的。

在传说中，相当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来自蒙古族。如宁蒗县托甸乡郭姓来源的传说，声称该姓始祖原居蒙古马察多尔地方，后迁居到咱布草原，那时全靠狩猎和畜牧为生；后来又迁居到故察，最后由故察迁到宁蒗县的布都鲁古。宁蒗县三区原库脚乡西番族“韩规”（巫师）宋官补，还能说出祖先离开蒙古后所传³¹代的世系^①。不仅口头传说如此，在丽江三仙姑西番土把总和目始祖的墓碑上，刻记说：“随元世祖革囊渡江，留守关塞，而世守其地。”也是说来自蒙古^②。晚近的汉文献记载中，如清余庆

杨澹：《滇西北高寒山区上的西番族》，原载《云南日报》1975年3月25日，同年收入《民族工作资料月报》第7辑（总43辑）第67页。

^②参见《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旧有政制简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编，1950年版。《土官底簿》卷九十一永宁上知府条则载：“卜都各吉，澜沧卫西番人，先系本州土官。”《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輿第1514卷永宁府建置沿革载：“清为永宁府，裁四长官司，仅西番、么些二种。”至今永宁区内仍以纳西、普米居民分布较多，故名称产生有混淆现象，因而引起族源上的误解。

远《维西闻见录》说：

巴苴，又名西番，亦无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按，在今维西县东北部金沙江西岸），随从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为蒙古何部落也。

祖国西南边疆的西番人，与北方草原的蒙古族，不仅地隔近万里，语言和文化习俗也相去甚远，他们本不同源。然而，又为什么会产生两族同源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呢？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原因。原来，宋宝祐元年（元宪宗三年，公元 1253 年）秋，蒙哥（元宪宗）命其弟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分兵进攻大理国。忽必烈率领的一路由晏当山进军云南时，木里王子和沿途居住的西番族头人首先投效，并率西番步骑兵充当前锋，深得忽必烈嘉奖，沿途攻取的关塞多令西番兵留守。因而在永宁、丽江及金沙江的各处要隘，都有西番族分布。与忽必烈同时兀良合台率领的一路由旦当岭（在今中甸）入维西，居住在雅砻江上游一带的“西番”又有一部分中途加入蒙古军队，越过旦当岭，渡自其宗而入维西。因为他们都是在中途加入蒙古军队而进入丽江和维西地区活动，所以便被认为“不知其为蒙古何部落也”^①。当然，也不能排除有少数蒙古兵与当地妇女婚配而融合于西番族，甚或是个别西番族首领归附元朝后被任命为世袭土官逐渐蒙古族化，这或许就是那些能道出原居蒙古何地，以至能背诵来自蒙古的谱系者^②的缘由。但从科学的意义上讲，普米族并非源于蒙古族。

另一种传说是西番来自拉萨。冕宁县史称西番的“拍米”和“纳米”，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西藏的拉萨，而且当地藏文经典中还记载有“开路经”，即他们人死之后，由现居地一站一站地

余庆远：《维西闻见录》。

^②我们未见系谱，故未能分辨它是蒙古族系谱还是西番父子连名的系谱。姑备一说。

往拉萨送亡灵的路线。但是，尽管巫师们可以按照经文背诵出地名，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地名与历史上或今天的有关地名相对照，仅笼统地说由拉萨迁来而已。云南普米族也有来自西藏的传说，而且说藏族与普米族是甥舅关系，藏族是舅舅，称“阿达拾母”；普米族则是外甥，叫“白补都母”，但具体的迁徙路线则不清楚。这一传说对普米族而言，仅能证明它与在唐代兴起的藏族关系密切，受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较深，而不宜说普米族源于藏族〔参考一〕。

云南宁蒗县和四川木里县、盐源县毗邻，这三县是普米族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普遍的口碑传说就与以上两种说法大不相同。据调查，普米族传说祖先的发祥地是“觉吾布知丹”，其地望在贡嘎岭下雪水汇集之所^①，由那儿流出一条清澈的河流^②，普米最早的四个兄弟就是在雪水汇流处分道扬镳的。关于他们各奔前程后的传说颇多。云南宁蒗永宁区的普米族传说：普米最早的四个根根称为“布”，意思是四个血统或四个氏族，名称是：冉祖（意为绵羊羔）、拔佳、尚（汉姓熊）、搓皮^③。冉祖和搓皮主要分布在木里，拔佳、尚主要分布在盐源、宁蒗。

永宁托甸的普米族已普遍使用汉姓，传说也随之有所变化。据说，最早的四兄弟从一个大山的四个山梁分支下来。大哥从第一个山梁下去，发展成曹姓；二哥从第二个山梁下去，发展成马姓；三哥从第三个山梁下去，发展成熊姓；四弟则成董姓。后来，又从前四姓发展出何、杨、郭、王四姓，共是八姓。从此以后，普米有了父子连名谱系。

另一说，“觉吾不知丹”的地望在青海大雪山下的江河（雅砻江，大渡河）之源、贡嘎岭东、西、南有雅砻江、大渡河、安宁河三河流。西番所传由贡嘎岭雪水汇集的一条河流，很可能是流入上述一江二河的某一支流。贡嘎岭两侧历来为西番居地。这一传说和晋初张华《博物志》始载“西番”出此相符合。

③另一说最早只有冉祖、拔佳、尚三个“布”。

永宁比奇村熊姓讲到其来源时说：熊家的始祖在“觉吾布知丹”时代，住在“比兹东龙”（此地一说在四川木里，一说在巴塘、里塘），后迁至沙拉瓦（木里江边），再迁马牙（木里大河坪子上），又迁谷都（木里大山梁子上），再迁盐源后所高山上名叫比奇的地方，兄弟们在此射箭比武，其中一人输了，不愿住此，遂迁入云南境内。先至宁蒍巴耳桥，再搬温良附近的良吉多坪子，最后在名叫比奇的祖先带领下迁到现在的居住地，为缅怀先人，就用比奇命名。至今已传有16代人了。

类似的传说还可援引许多。尽管比较简略，但其中涉及的人物的后裔，可直接与今人相关，应是比较可信的。这类传说的共同点是：祖先迁徙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更适宜生活的乐土，即是一种自然的迁徙，而与外界的军事、政治等因素无关。特别是其祖先发祥地在贡嘎岭山下雪水汇集之所的说法，更是探索普米族形成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普米（西番）的来源当以雅砻江（一名小金沙江）和大渡河（岷江支流）之间大雪山脉的贡嘎岭地区为妥，其他如来自西藏说、蒙古说，均感证据不足。

至今，“觉吾布知丹，拍米冉贡组”，仍是普米族中家喻户晓的一句古话。各地普米族追溯祖源或背诵谱系时，开头都从“觉吾布知丹”说起，然后才说本支的谱系。如果把这句成语加以分解：“觉”的意思是穿裙人，“吾”义为地方，“布”义为雪，“知”义是水，“丹”义为源头或总根；全义为：雪融化后形成江河之源的地方，是穿裙妇女的来源处。“丹”又称“阿丹”，意即源头或总根。当追溯谱系时，开头又称“丹布”，此处“布”的意思是血统，“丹布”即血统的起始和开端。“拍米冉贡组”的含义是：“拍米”即普米族的自称，“冉”义为四，“贡”是山，“组”意为子孙，合起来的意思是：住在四座山上的四个血缘集团联合为普米。讲的正是历史上民族形成的情景。用山头来表示部落，反映出该族由部落联合为民族时，是生活在山区。联

系他们关于来自巴塘、里塘、贡嘎岭、康定和木里的传说，可以说普米形成一个有别于其它羌语支民族，有统一自称的人们共同体，正是在川西的山区。

又据传说，联合为普米族的四个部落的名称是：一、“沙牙崩巴贡”，意思是美丽的花瓶山；二、“百门岁母贡”，意为威武的豹子山；三、“俄民沙戛贡”，意思是叉舌的红虎山；四、“总沙丰阿贡”，意为秋季的黄花山。四个部落原各有一个本民族的姓，后来又分为若干汉姓。第一个原姓“巴落瓦支”，汉姓马、杨、董、烟、肖、龙；第二个原姓“熊·抗尼”，汉姓杨、胡；第三个原姓“本牙”，汉姓熊、曹；第四个原姓“甲甲拉马粗”，汉姓不详。这四个部落结盟后统称为“普米”，即“白人”。四个部落的前三支，现在的分布地区还是清清楚楚的。“巴落瓦支”分布在木里，盐源后所、左所、中所，宁蒗南境蒗蕨等地；“本牙”支分布在木里、宁蒗温泉、拉拍、西川、蒗蕨，永胜，丽江，兰坪，维西等地；“熊·抗尼”分布在宁蒗泸沽湖畔、翠衣、木底箐、金棉、西川以及永胜县松坪等地。各支系虽随人口的繁衍越来越分散开来，但不论哪里的普米，只要说起“拍米冉贡组”，讲起四个山头结盟，就彼此一见如故，如若同姓同宗，就亲若家人，互相走访。

第四个山头的后裔下落不明。各地对它的称呼也不统一，有的叫它为“日拉达查贡”，有的又叫“日阿塔猜贡”。传说，“塔猜”是青海境内的一座大山，说明这一支的历史是很古老的。普米族认为这支人可能与其它三支分开较早，自称有了变化，以致失去联系了。这支人，很可能与西番中其他的自称单位有关。

普米族的送魂路线，也是该族形成于川西南的佐证。现举两个村的送魂路线为例。盐源县丹堤村的路线是：丹堤—石达章（石桥）—一年耳贡（左所垭口）—一直普关库（直普村）—布小扎章大效（左所海边）—阿娘喀巴（左所土司喇宝成经堂）—大咀（达

珠)一宁布九乾(达珠垭口)一热水塘(温泉瓦拉片)一令(比奇山后,木里境内)一木里大经堂,即盐源经永宁送往木里。永宁温泉乡的普米族,传说由觉吾布知丹经巴塘、里塘、贡嘎岭迁来,人死之后,也要送回原处与祖先团聚。但这条路线相当远,近世子孙已不能背诵,只是把亡灵送到中途有普米族居住的地方。如比奇的普米族原由木里经前所迁来,早先送亡灵要一站一站送到木里,目前则仅送至盐源前所乡。具体路线是:比奇—西布底—么达毒—乌西乌番—怪海达—吐所哥布(左所)—达达多(四川凉山羊毛鞍)—省公—文华各—扎毛阿各—灼各里哥布(此处有普米墓地)—啥日略略—打罗—吉若(前所)—原换—拖罗—披夫(前所,过去居民多是普米族),到此就不再往前送。询其原委,他们说:只要送到前所,那里的亡灵就可以充当响导,结伴回归了。

写到此,已可得出初步看法:普米族的形成,不在遥远的北方,而就在川西北雅砻江和大渡河之间大雪山山脉的贡嘎岭地区及与之毗连的川、滇之交泸沽湖周围地区,就是“西番—拍米”形成的历史地域。此与晋初广闻博识的张华在《博物志》所记“西番”出现的地点极相近,也与《后汉书·笮都夷传》记载白狼部落(西番)居大渡河两岸的地点相近,至今这一区域仍然有“拍米”人分布。在此以前,当然有他们的先民,但还不是一个有统一自称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包括在更广的族群之中。

【参考一】

在甘洛自称“耳苏”的西番人(现为藏族),其来自西藏的传说十分具体。一说番藏本是一族。唐朝时,西藏一个叫“耍杂堪布”的统治者残酷压迫老百姓,负担多如牛毛,无法生活下去的人们群起反抗。不幸反抗失败,就从西藏逃奔出来,这些逃亡者就被叫做蕃族。由于有这个故事故,藏族说他们是逃亡奴隶。此